



风流杀手

古龙著
〔台湾〕



台湾古龙著

天龙杀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册)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05号

风 流 杀 手

古 龙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4.875印张 580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40000册

ISBN: 7—5348—0842—1/I·324 定价18.6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台湾武侠小说名家古龙先生的优秀代表作。作者呕心沥血，以独特的构思和高超的笔法，叙述了关洛道上两股黑势力为争夺霸权相互雇用风流色情杀手，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捕杀。

以金蜈蚣高敬如为首的关洛七雄，盘踞于关洛道上的蜈蚣镇，称王称霸。但其内部并不团结，不仅尔虞我诈，而且个个暗怀杀机。结果在高敬如六十大寿之际，寿堂上不明不白地出现了一口白皮棺材，紧接着一把大火将高府烧作白地。关洛七雄从此四分五裂，争强斗狠。蜈蚣镇美人酒店的女老板也闻风而动，施展色情迷术……

与此同时，气势庞大、心狠手辣的天狼会乘机向关洛七雄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蜈蚣镇上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力的惨烈拼杀，美人计、苦肉计、离间叛变、明枪暗箭、层出不穷……然而，关键时刻天狼会又发生了内哄：两名首脑为争夺绝色淫女大乔和小乔而争风吃醋。于是，天狼会实权落入了武林第一魔女，最为荒淫心狠的荡妇胡八姑手中。胡八姑率领大批天狼会高手再次进袭蜈蚣镇。

但是，摧毁关洛七雄并不是淫女胡八姑的最终目的，为夺取武林霸权，她又向神秘莫测的天狼会会主发起了挑战……

天狼会会主到底是何人？谁正？谁邪？谁胜？谁负？

本书情节极为惊险，场面宏大，悬念构思巧妙，机作丛生，环环相扣，众多人物各具特点，栩栩如生，实为港台武侠小说中的一部上乘之作。

中 册 目 录

黑心图久享	恶报在眼前	(249)
坐观螽贼门	胸蕴玄机谋	(282)
网破鱼跃窜	笼开鸟不飞	(294)
拯俘捣匪窟	赎罪赠良方	(318)
洞察奸狡计	巧设陷阱谋	(341)
妙施驱虎策	智破狡狼窟	(363)
狠心张虎爪	鲜血染狼尸	(384)
一箭双雕毒	釜底抽薪难	(403)
巧计擒奸细	笑语揭阴谋	(422)
歹毒淫妇心	杀人于无形	(441)
扮猪吃虎计	借刀杀人谋	(460)
利诱毒心起	色迷智窍昏	(475)
狡狐装胡羊	杀手遇煞星	(494)

黑心图久享 恶报在眼前

高 高 高

像双掌开碑关汉山这种人，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缺点，那便是这种人只知感恩图报，只知江湖义气重于一切，而经常都不会遇上一个好主人。

公冶长请这位总镖头坐下，先寒暄了几句，才轻描淡写的问道：“今天后面的情形怎么样？万成那厮对黑心老八的行踪有没有吐露口风？”

关汉山双眉紧皱，摇了摇头道：“没有，这小子一股劲的拖时间，也不晓得究竟在打什么鬼主意。”

公冶长笑道：“是不是还像前几天那样难伺候？”

公冶长这一问好像触动了关汉山什么心事一般，这位双掌开碑微微一楞，忽然瞪着公冶长道：“对了，有一件怪事，我正想向总管请教。”

公冶长道：“哦？什么怪事？”

关汉山道：“小子昨天晚上，还满神气的，要酒要菜，吵个不休，不意到了今天早上，竟像突然变了另一个人似的，躺在墙角暗处，不动也不说话，酒菜送过去，他连望也不望一

眼。”

公冶长道：“是不是生了病？”

关汉山摇了摇头，说道：“不像生病的样子。”

公冶长道：“问他话也不开口？”

关汉山道：“是的，无论你说什么，他也不理。”

公冶长也觉得有点奇怪道：“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呢？”

关汉山摊手苦笑道：“谁知道？要晓得是什么原因，我也不会提出来向总管请教了。”

公冶长仰脸望着天花板，陷入深思。

这虽然是个小问题，但却是个耐人寻思的问题。

短短一夜之间，那位无钱能使鬼推磨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昨夜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这位万老大预感将要有事发生？

关汉山搓搓手心，又接着道：“这件事还望总管伸伸手，早点逼那小子作个交代，要如果再这样耗下去，我跟唐师父他们实在吃不消了。”

其实，关汉山就是不说，公冶长也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

他当初主张将万成囚禁起来，目的原是想叫鬼影子杨四吃苦头，而并非有意跟关汉山和四名镖师为难。

但是，事情演变的结果，他要整杨四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不料关汉山跟四名镖师竟也陪着受尽活罪。

如今，四名镖师分两班轮守，一天之中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一丝自由活动的空闲，而这位关老总肩负如意坊里里外外的安全总责，本来就已经够忙碌的，现在再加上这么一副沉

重的担子，自然更是苦不堪言。

公冶长想到这里，实在觉得过意不去，连忙点头接着道：“好的，就在这一二天之内，我一定放下别的事情，先设法摆平这小子就是了。”

关汉山双眉顿告舒展，正待要说什么时，一个叫蔡猴子的伙计，忽然蹑足掀帘而入。

公冶长抬头道：“谁叫你上来的？”

蔡猴子道：“花老板。”

公冶长道：“什么事？”

蔡猴子走下一步，弯腰低声道：“花老板要小人来向总管传句话。”

公冶长道：“哦？”

蔡猴子压着嗓门道：“她说：您希望见到的人，刚刚来了一个！”

公冶长眼中微微一亮，注目道：“人在那里？”

蔡猴子道：“张师父的六号牌九台上。”

公冶长点一点头：“好，知道了，你下去吧！”

张师父就是嘴巴能藏四副骰子的张结巴。

上次金四郎到如意坊来，坐上的就是六号台子，如今又是这张六号台子，难道历史重演，来的又是一头金狼？

六号台子上今天客人不多。

这也许正是花十八很快的便发觉来人身份有问题的主要原因。

来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这老头子的一副相貌，实在令人很难恭维。三角脸，八字

眉，一张嘴巴虽然尖得像在吹火点烟，仍然露出了上面两颗黄黄的大门牙。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老蓝布褂裤，布料新得像是今天第一次上身。

一个十足的乡巴佬。

这老头真是个乡巴佬吗？

如果这老头真是个乡巴佬，花十八就不会吩咐蔡猴子悄悄上楼传话了。

原来这老头人虽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手上却托着一根粗如儿臂的亮铜旱烟筒。

谁也不难一眼看出，这根旱烟筒，除了可以吸烟，还是一件兵器。

蓝衣老头坐在庄家对面，坐的正是上次金四郎坐的那个老位置。

他押的注子，也是只押天门。

唯一不同的，今天这个蓝衣老头，一点也没有为庄家带来困扰。

因为这老头下的注子很小。

上次，金四郎一出手就是五两黄金，而这老头，一注只押十个大钱。

像这样鸡毛蒜皮大的注子，张结巴当然不会放在眼里。

公冶长站在帘后，看了很久，这时忽然转向关汉山道：

“关老总过去有没有见过这老家伙？”

关汉山摇摇头道，“没有，像这种长相的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公冶长皱眉沉吟不语。

关汉山悄声接着道，“总管是不是也认为这老家伙有问

题？”

公冶长点点头。

关汉山道：“总管从那一点看出这老家伙有问题？”

公冶长一双眉头不禁又皱了起来。

这实在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这蓝衣老头除了那根旱烟筒叫人看了有点刺眼之外，始终规规矩矩的没有闹事，而且也不像要闹事的样子。

如说这老头有问题，问题在那里呢？

公冶长又朝楼下注视了一会，忽然扭头问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关汉山道：“刚刚起更不久。”

公冶长道：“现在后面没有轮班的是那两位师父。”

关汉山道：“唐师父和游师父。”

公冶长思索了片刻道：“你去请他们到前面来，要他们多辛苦点，暗中留意着下面这个老家伙，以防发生意外。”

关汉山点点头，便待离去。

公冶长又道：“你顺便向四位师父转达一下，这个月一律发他们双饷。另外，唐游两位师父等会来了之后，吩咐他们只须稳住场子就行，不论发生了何种争执，均由花老板出面调停，不得到我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准轻易出手。”

关汉山应了一声是，转身走了。

这位关老总一走，公冶长立即伸腰打了个呵欠，唇角同时泛起一丝笑意。

就像他刚刚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

他有什么值得得意的呢？

值得得意的人，应该是：宋不老这个老家伙。

万花楼的红红，多少达官富贾，献尽了殷勤，都不见得就能赢得美人芳心。

这老家伙以垂暮之年，论身份不过是个木匠，居然不费一文，夜夜美人在抱。试问怎不叫人羡慕？

二更鼓过，万籁俱静。

小楼上一灯荧荧，隔着绛色纱帐，正静静地照着一对像蛇一般扭缠在一起的胴体。

一丝丑恶的微笑，浮在这老家伙的嘴角，他撑着双臂，低头俯视着已倦极睡去的红红，神情中流露出一种无比的满足和满意之色。

因为正如他所预期的，红红永远也不会再醒过来了。

这是第八个，被他以这种方式，杀死的女人。

这也是他第八次在女人身上获得最高度的刺激和满足。

他并不担心犯下这件罪案的后果。

因为他这种罕有的变态行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经不是一个秘密。

明天，等红红的尸体被人发觉，至多高大爷第一个就知道他这个宋不老是个冒牌货。

万家兄弟当然也知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残忍的事，只有一个人干得出来。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万家兄弟是自己人，而且已经死了一个，剩下的万成万老大，只要活着一天，就不敢反叛他。

这位万老大应该比谁都明白，反叛他黑心老八会有什么后果。

至于高大爷，他更放心。

他相信这老家伙为了本身的颜面，也绝不敢向人透露这个秘密。

如果你明知某人为一个十恶不赦之徒，为了此人的才干，你代他隐瞒出身，并收录为贴身亲信，事后你有勇气向人宣布此人过去的案底吗？

黑心老八摸黑走在镇后通往如意坊的小路上，心情至为愉快。

他现在要去如意坊，是为了要去从坊后石库中救出万老大。

他不惜冒险，决心要救出万老大，并不是为了江湖义气，而是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位万老大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要想在黑道上创业打天下靠光杆儿一个人，是行不通的。

万成那张能把皇帝骗下金銮殿的嘴巴，正是他来日打天下的好助手。救出万成，既可藉此示惠收买人心，又对自己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他自然不愿轻言放弃。

至于如何才能救出那位万老大，这一点如今业已不成问题。

他采取的步骤，慎密而安全。

他有充分把握，相信一定可以马到成功。

他冒充宋不老，迷恋红红，都是他计划中的一部份。

他知道高大爷在万花楼有一藏身之处，如果他冒充好色如命的宋不老，高大爷一定乐得奉陪。藉着酒色征逐，除了高大爷之外，说不定还能绊住一个公冶长。

同时，准备行事之夜，像现在这样，从万花楼出发，也比较方便得多。

另外，他带在身边的那名徒弟，跟万家兄弟一样，也是他

的心腹。

高大爷寿辰前夕，送去高远镖局的那口棺材，便是这仁兄的得意之作。

如今两人吃住都在如意坊后的大厨房隔壁，正好便于在几名值班镖师饭菜内使手脚。

他曾是高大爷手底下的红人，又主持如意坊多年，有好多事，他自是比别人清楚，这正是他故意拖上几天才动手的原因。

他希望藉此先松懈一下关汉山和杨四等人的警觉性。

人，不是铁打的。杨四轻功虽好，经过数日夜的劳累，一点元气，大概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这一次唯一不在他算计之中的一件意外，是今天万花楼的这件血案。

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这件血案反而帮了他的忙，反而促成了他提早动手的决心。

他知道被杀的人，是天狼会的人。

这正是他混水摸鱼的好机会。

高大爷的色厉内荏，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他黑心老八。

因为这样一来，高大爷心里一定更害怕，一定非留宿在万花楼不可。

而那位为他一直忌讳着的总管公冶长，也一定会为这件事整夜心绪不宁，而暂时不会顾忌及后面囚房中的万老大。

这也正是此刻这位黑心老八心情愉快的原因。

事情进展得太顺利了。

事情进展得果然相当顺利。

石库门口，两名镖师抱膝对坐台阶上，虽然都睡着眼睛，但看上去一点生气也没有。

这是他那种秘制迷药的功效。

这种迷药无色无臭，和在饭菜中吃下去，份量再重也不会令人中毒昏倒。它最大的作用，便是会令服食者在服后两个时辰内，耳目欠灵，感觉迟钝。

这种迷药的好处，也就在这种地方。

因为它只是一种有限度的麻醉，两个时辰一过，药力便会自然消失，引起怀疑的机会，可说少之又少。

今夜的月色，不好也不坏。

对一个具有像黑心老八这等好身手的人来说，这种薄雾似的夜色，正是行动上一种最理想的掩护。

黑心老八隐身墙角暗处，两眼闪闪发光，像一只觅食的夜猫子。

他小心地打量着眼前的形势。

那两名镖师，如今已无足轻重；只要他决定好了要下手，他随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绕去两人身后，点上两人的穴道，使两人无法动弹。

现在唯一使他感到顾忌的，是一个鬼影子杨四。

要解决杨四，在他看来，当然也只是举手之劳。

但是，他必须先找出杨四的隐身之处，才好下手。那个鬼影子杨四潜伏在什么地方呢？

黑心老八眼光四下一扫，心里便已有数。

石库上面有个刁斗，但他知道杨四绝不会在那里面。

因为那个刁斗的目标太明显。

杨四有点小聪明，聪明的人，必定有他自己的聪明主意。

他猜想杨四很可能就伏在如意坊这边的屋脊上，一处既可藏身，又可以望得到那座刁斗的地方。

如果有人想到刁斗上去察看动静，便正好落入他的视界之内。

结果，证明这位黑心老八猜想的一点也不错。

鬼影子杨四果然伏在这边屋脊上！

只有一点，为黑心老八始料不及：那便是当他找到鬼影子杨四时，鬼影子杨四竟已因倦极而呼呼大睡。

黑心老八当然用不着再客气，一刀直通杨四心窝，杨四连哼也没有哼一声，双腿微微一抖，便告绝气了帐。

黑心老八收拾了鬼影子杨四，便照原定步骤，蹑足摸向两名值班的镖师，以快捷的手法，点上两名镖师的穴道。

他不杀害这两名镖师，并不是由于心肠慈悲，而是为了要保持两人的坐姿，以免有人探望时，发觉情况有异，而引起怀疑。

石库里面，灯光暗淡。

万成坐在墙角，两眼瞪得大大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他从值班镖师口中获悉高大爷请来一个好色的老木匠，便知道这老木匠很可能就是黑心老八的化身。

但是，这对他来说，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消息。

黑心老八是怎样一个人，他比谁都清楚。

黑心老八也许真心想要营救他，但也极可能是为了要杀他灭口！

总之，他活命的机会，充其量也只有二份之一。

一个人当然不会为只有二份之一的活命机会感到兴奋。

不过，这总比没有一点机会，要强得多，所以，他只有等待。

等待命运作最后的决定。

这便是从今天早上开始，他因心情矛盾，茶饭不思，好几次受恐惧心驱使，想向值班镖师说穿这个秘密，最后，终于又忍了下来的原因。

黑心老八一句话不说，很快的为万成松了镣铐。

直到手脚恢复自由，万成脸上才算有了一点血色，因为这说明黑心老八并无杀人灭口之意。

万成活动了一下手脚，悄声道：“大哥这次带来的两个人，可是艾家兄弟？”

黑心老八点头道：“是的，你先走，老地方见面，我就去通知他们二人一起开溜。”

万成点头道：“好，我先走，大哥小心一点。”

万成在前面走了，黑心老八一口吹熄油灯，也跟着走了出来。

黑心老八来到石库外面，万成已不见了人影子。

那两名被点住穴道的镖师，就像垂眉菩萨一样，仍然一动不动的坐在台阶上。

现在事情已经办妥，黑心老八当然不会再让这两名镖师活下去。

他伸手拔出一把匕首，首先对着左边那个钱姓镖师的后脑，一刀戳了下去。

只听身后有人轻轻一叹道：“这位八爷心肠好狠……”

黑心老八大吃一惊，正待向一旁窜开时，足上踝已被人扫了一腿。

黑心老八身子一歪，通的一声，摔倒了下去。

身后那名明明被他点了穴道的吴姓镖师，这时突然跃身跳起，足尖一弹，反而点住了他的凤尾穴。

黑心老八虽然半身麻木，动弹不得，但视觉并未受到影响，头部也能微微转动。他是经过风浪的人，尽管失手受制，依然没忘记先行查看对方的面貌。

看清对方面貌之后，这位黑心老八不禁当场一楞，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里是什么吴姓镖师？

如今这个站在他身前，望着他微笑的人，赫然竟是那位为了三万两银子的代价，而出卖了万家兄弟的金四郎！

吴姓镖师怎会忽然变成了金四郎呢？

他再扭头朝那个姓钱的镖师望去，钱姓镖师依然纹风不动的垂头坐在那里，一点变化也没有。

黑心老八明白过来了。

他刚才没有看错人，现在也没有。刚才，被他点上穴道的两名守卫，的的确确是吴，钱两名镖师，而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也的的确确是如假包换的金四郎！

毛病是出在他进石库之后。

他进入石库之后，两名镖师有一人被掉了包！

这同时也说出了另一件事：这位金四郎今晚显然一直都跟在他身后，显然一直都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位金四郎不仅看到他如何杀死鬼影子杨四，如何进入石库放走万成，甚至他以卑残恶毒手法害死红红的那一幕，无疑也被这头金狼瞧了个一清二楚。

黑心老八想到这里，心中虽然不是滋味，但同时也于心底泛起一线生机。

有两件事，是谁也不难看得出来的。

第一：这头金狼绝不会站在高大爷那一边，因为对方没有阻止他杀害杨四，也没有阻止他放走万成。